



# 川军出峡

田闻一◎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4190号

川军出峡 田闻一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

ISBN 957-03-0140-3

I. ①川… II. ①田… III. ①川军—纪实文学—作品集—20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4190号

# 川军出峡

田闻一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北京发行所 北京 263803)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川军出峡 / 田闻一著.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8

ISBN 978-7-5033-2160-3

I. 川… II. 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4903 号

书 名: 川军出峡

---

作 者: 田闻一

责任编辑: 张俊南

装帧设计: 十亩工作室·蔡天富

责任校对: 刘 妍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 @ 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A5

字 数: 234 千字

印 张: 9.375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

ISBN 978-7-5033-2160-3

定 价: 22.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 目 录

- 第 一 章 怪事一桩，川军援晋反求阎锡山 / 1
- 第 二 章 居心叵测，成都大戏院里的试探 / 25
- 第 三 章 淞沪会战，草鞋兵一鸣惊人 / 41
- 第 四 章 刘湘，孤独的甫帅 / 58
- 第 五 章 藤子缠树，树缠藤 / 69
- 第 六 章 川内川外，两重天 / 82
- 第 七 章 娘子关，川军再露峥嵘 / 92
- 第 八 章 棋盘谷，谷里谷外的棋局 / 104
- 第 九 章 被晾起来的甫帅 / 117
- 第 十 章 以身许国的将军 / 132
- 第十一章 满怀悲愤，刘湘溘然去世 / 145
- 第十二章 成都被炸和一个出征的少校副官 / 162
- 第十三章 滕县，日军难以逾越的铁门槛 / 177
- 第十四章 计中计，把川中人物尽扫出门 / 195
- 第十五章 生当为壮士，不肯过江东 / 217
- 第十六章 陪都重庆发出的杂音 / 233
- 第十七章 抗战系真情，泣血魂断云梦山 / 243
- 第十八章 最后之战，集团军总司令马革裹尸还 / 267
- 尾 声 魂兮归来 / 280

## 第一章 怪事一桩， 川军援晋反求阎锡山

飞机正在飞越秦岭。

这是公元一千九百三十七年的仲秋时节。这天天气很好。笼罩在巍巍秦岭上的巨大苍穹，浩瀚深邃，一碧万顷，像块硕大的水洗过的蓝玻璃。在远远的天边，贴有几缕透明得薄羽似的白云，恍然一看，动也不动，细看，却是云舒云卷。横亘在川陕边界上的秦岭，在纯净得近乎透明的金阳朗照下，色彩不断地变幻、跳跃。由四川境内的一派油绿葱翠，向陕西方面逐渐演变：先浅黄、后深黄、橘红……最后一个跳跃，变成了一派如火如荼的红，漫山遍野的红。

如此斑斓的色彩，如此优美的画面，完全掩盖了秦岭的险峻和连结川陕之间的蜀道的万般艰难。唐代大诗人、诗仙李白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缘……”

这时，如果坐在飞机上出川，往下俯瞰的是一位采风的画家，看到的必然是一幅很美的连轴大画，灵动、潇洒而大气。这样的大画，只有那位在蜀中沱江边甜城内江出生，并吮吸着巴蜀大地上丰沛厚重的历史文化学养成才，并走向全国，走向了世界

的超一流大画家，美髯公张大千才能画得出来的。

然而，这个时候坐在这架专机上出川公干的两人，并不是画家，他们是首批率军出川抗日的国民政府第二十二集团军正副司令兼45军、41军军长的邓锡侯和孙震。他们的心情，与这样美好的景色恰好相反。他们忧思重重，心都要操碎了。他们是这天午后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的，要飞去太原，急着去找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交涉、夯实一些要事。

邓、孙二人，在蜀中可谓如雷贯耳。时年48岁的邓锡侯，字晋康，1924年曾一度任四川省省长。在川内历来的政治、军事斗争中，都是一把好手，游刃有余，他有个绰号叫“水晶猴”，由此可以看出他处事之圆滑。孙震，字德操，成都人，时年44岁，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在辛亥革命、讨袁护国以及四川多年的军阀混战中，也是际会风云的人物。他们都是国民政府的陆军上将。

他们性格迥异。孙震高高的个子，隆准剑眉亮目，身姿颀长毕挺，四肢匀称，身着黄呢将军服，领章上佩金光闪闪的将星，显得很威风很有精神，也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他将大盖帽揭来放在茶几上，却一直调过头去，双手伏在舷窗上，注视着从舷窗下急速闪过的景致。有棱有角的长条脸上，剑眉紧锁，一双黑亮的富有穿透力的眼睛，似乎想穿云破雾，看清下面的什么，满脸的焦急、忧虑。坐在他对面的邓锡侯，中等个，宽面大耳，大刀眉，双目有神，身材横厚。上飞机后，他一直在假寐。身着黄呢将军服的他，似乎置身于如此温暖的机舱中还嫌冷，将披在身上的军呢大衣两襟拉在手上，好像是想把自己包裹起来。这会儿，他虽然闭着眼睛，斜靠在沙发上，但一张圆盘大脸上稍微下垮的大刀眉，却在不时抖动，这就暴露出了他内心其实也是波澜起伏，心情同孙震是一样的。

水晶猴之所以保持这个姿势，除了表示镇静之外，还想将内

心的不安、焦急，甚至痛苦得到一些压抑，减缓。诸葛亮有句名言：“宁静以致远。”他希望越是在这个时候，内心宁静一些，对即将到来的软性斗争，思考得更为周详一些。

机舱内很静。前面隐隐传来飞机沉稳的马达声，他们带来的几个人都坐在后舱，有事可按铃。一缕明亮而纯净的金阳，透过小小的椭圆形的舷窗洒进来，跌成无数金色的碎斑，在舷窗内，在两个将军的身上跳荡、闪烁，编织出一个个梦幻般的图案。他们的思维，也像这些跳荡的金斑，忽前忽后地跳跃起来。

算起来，他们的部队，二十二集团军先行出川的41军、45军两个军，计四万余名身着单衣短裤，身背斗笠和大刀，打绑腿，穿草鞋，持劣质步枪的兵，历时半月，靠脚一步步地丈量，已经走过了成都平原，艰难无比地跋涉过了气候恶劣、道路险峻的巍巍秦岭金牛道……这时应该是出川了。

一切，都来得陡然！

“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人一不做，二不休，悍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想一口吞掉中国。这就一下子把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执中华民国最高权柄的蒋介石逼到了十字路口，要他迅速作出抉择：是坚持内战还是抗日？在全国各党各派和全国人民救亡图存，坚决抗日的怒涛冲击下，蒋介石不得不于月前在南京召开最高国是会议，决定国策。会上，抱病出席会议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时年47岁的陆军上将刘湘，成了众望所归的主战派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会上慷慨陈词，提出必须抗日！而战端一开，四川可以立即出兵30万，提供壮丁500万，提供粮食千万石……数字惊人！总之，他表示，竭天府之源源不绝的人力物力支持抗战；并在战时，将四川打造成一座坚强的抗战堡垒，全国可靠的大后方。他甚而说，当今谁不抗日，谁就是亡党亡国的民族罪人，当全国共诛之，全党共讨之！他的发言，理所当然地受到与会绝大多数主战派的热烈欢

迎，一时掌声如雷。让主张曲线救国，亲日派首脑汪精卫的主要政治发言人，时任国民党中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周佛海也不敢站出来发表意见了，会议呈现出一边倒。历史上，天府之国四川，在中国的地位向来举足轻重，“四川王”刘湘此举，毫无疑问给尚在犹豫的蒋介石背上猛推一掌，抗战的姿态一下变得坚决起来。他随后发表了抗日宣言，谓：抗战开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人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任……就此，中华民族与日本决一死战的轰轰烈烈又悲壮惨烈的全民抗战开始了。

但是，刘湘此举在川内遇到的阻力是相当大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回到成都当天，他立刻召开了一个会，与会的尽是川中要人。会上，甫帅向大家通报了南京最高国是会议上的种种，他的坚决抗日态度，准备采取的举措。然后，刘湘象征性地征求大家意见。

刘湘在四川有很高的威信。人们尊称他为甫帅、甫公。一般而言，甫帅、甫公不管在什么场合，总是言出令行，没有人敢咄言半句，说个不字。然而这次不同了。甫帅话刚落音，就有一个人站起来表示公开反对。这个人不是别人，竟是刘湘向来最为信任，可谓言听计从的张斯可。甫帅和张斯可长期以来关系非常融洽、默契，在公开场合，张斯可只有给甫帅唱赞歌的，从来没有唱过反调。

这就不禁让大家一惊，也让甫帅明显一愕！甫帅当然知道，对他在最高国是会议上的发言、表态，在四川，在他的背后，反对意见不少，有的还相当强烈。但让甫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张斯可这回竟充当了反对者的代言人。

张斯可，字再，四川资中县人，他是刘湘早年就读四川陆军学堂时的同班同学。当时，刘湘在班上年龄最小，而比他大许多的张斯可慧眼识英才，认准刘湘是个可资造就的人才，因而对刘湘的方方面面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关心和辅导，像是他的



大哥哥。他们那时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以后，张斯可一直追随刘湘，忠心耿耿，出谋划策，为了刘湘的宏图大业，多年来在省内外多方奔走，不辞辛劳，不遗余力。特别是1932年，在甫帅的么爸，时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国民政府24军军长刘文辉，与同居一城的29军军长田颂尧进行至关重要的成都巷战前夕，在背后支持田颂尧的甫帅离开重庆经过成都，回老家大邑安仁镇祭祖探亲时，张斯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次，甫帅轻车简从，身边只带了两个人。一个是模范师师长，大名鼎鼎，据说能呼风唤雨，能掐会算的刘从云刘神仙，一个就是张斯可。带刘神仙不过是一个障眼法，真正起作用，给甫帅拿主意、出主意的是张斯可。那次的成都巷战，表面上是刘文辉胜了，其实就是那次，也就把后来“二刘”决战中刘文辉必然失败的陷阱埋设好了。长期以来，张斯可都是幕后英雄，刘湘集团中的人，都知道他居功至伟。然而这次不同了！长衫一袭，面目清癯的张斯可站了起来，很不客气，火气很大，很直接地冲刘湘说：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话当然是对的。抗日也是对的。但是，抗日也得讲究一个主次！”这就是在明显批评甫帅了，他进而说，“看来，这次甫帅是要不管不顾地，不仅把四川整个拿出去，把自己也要拿出去了！”张斯可话不多，意思全到了，一针见血，让甫帅有些坐不住了。

这叫什么话？怎么说是“甫帅要把四川不管不顾地拿出去，把自己也要拿出去”？张斯可这样敢说话，所有人都看着他。

张斯可不依不饶，又说：“甫帅此举，是何等的深明大义，以国事为重，感天动地！”这就有些讽刺意味了。刘湘虽然笑着，听他说下去，可脸上的神情很有些尴尬。

张斯可又说：“可是，我们甫帅是君子，人家有的人却是小人……”这里，他口中的“人家”、“小人”指的是谁，大家都心知肚明。张斯可说着举了些过去“小人”如何不择手段想把四川

拿过去的例子。进而忧心如焚地指出：“如果把四川腾空了，甫帅也出去了，岂不是给小人以可乘之机！况且，甫帅在病中，也不宜出外统军杀敌。总而言之，请甫帅三思而后行……”

会上，张斯可的发言，真可谓字字泪，声声血，情动于衷，很感人。毫无疑问，这番话是真心为川、保主，而且，他的后面有一大批支持他的人，极具代表性，座无虚席的会场上一时鸦雀无声。人们的目光唰地一下掉过去，注意看着坐在台上的甫帅，都以为甫帅很可能要雷霆震怒！因为甫帅毕竟是军人，是“四川王”，你张斯可理再端，总不能弄得甫帅下不来台。甫帅难得发脾气，但发起脾气相当吓人，好些人都担心起来。

刘湘倒也没有给张斯可发作。可是，向来对他言听计从的甫帅这次也很固执，对张斯可的话，坚决不听，三言两语就给打了回去，而且说出的一番话，也是发自肺腑，着实动人。

他说：“张高参的这番话确实有道理。我也知道，斯可的话是为我好，为四川好，他的话代表了好些人的心声。但是，大道理要管小道理。现在是非常时期！不说其他，就说我们自己，我们中好些人，尤其是我刘甫澄，在四川关起门来打了半辈子内战，现在想起来都报不出盘。如果这个时候了，我们还在这里患得患失，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甫帅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哪个还敢说啥子，哪个还能说啥子！事情就这样定了。

会后，甫帅雷厉风行，立刻将首批出川抗日的部队造册，上报中央：

拟立即组建第二路预备军总司令部，刘湘任总司令，邓锡侯任副总司令。下属两个纵队，计五个军，十一个师，约十万人。一纵为三个军：41军、45军、47军。41军和45军，就是原来田颂尧的29军和邓锡侯的28军。田颂尧下去后，副军长孙震接任了这个军的军长。自然，一纵这两个军的军长，分别是孙

震和邓锡侯兼任。47军军长是四川原边防军司令李家钰。

二纵为两个军，这就是刘湘的基干部队21军和在21军基础上扩编的23军。刘湘最信任、最倚重的两个师长唐式遵、潘文华，分别任这两个军的军长。

很快接到国民党中央军委批复，这样快的办事效率，是过去国民党中央从来没有过的。批件准其所请，只是在命令中又作了些补充修改。全国划分为十个战区，中央任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不日出川去南京组建战区司令部。命令中撤销了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部这个名称。一纵改为二十二集团军，二纵改为二十三集团军。

重新任命如次：

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副总司令孙震，两人同时分别兼任45军、41军军长。李家钰的47军稍后出川。命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兼任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潘二人为该集团军副总司令兼21军、23军军长。

这道命令很给人刺激，特别是给刘湘的刺激处在于：二十二集团军的41军、45军出川后，划归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指挥，参加山西战事。至于稍后出川的47军没有提。这样一来，甫帅就被一纸释兵权了。可是，向来视川军如自己命根子的甫帅、“四川王”刘湘，这回对这个命令竟也认了，没有对中央军委提出任何异议。

这道命令很细。对二十二集团军孙震的41军何时从驻地德阳开拔起程，何时到成都汇同邓锡侯的45军，何时从东大路出川，过秦岭驰援山西，何时在何地集中等等，都有明确的时间规定。命令同时说，鉴于甫帅目前身体欠安，可先在川内休养、治疗。二十三集团军的两个军，由唐、潘二人在重庆集结，稍后走水路，经夔门出川开赴淞沪前线作战，至于先到何地，何时到达等等，也都有明确规定。可是，唯独两样最不能或缺的大事，军

委在命令中连提都不提。这就是：一、出川川军的武器装备如何解决；二、出川川军迫不及待，急需更换的军装问题。

川军的武器装备之差，差得简直没有底。不要说根本不能同一色德式装备的中央军比，就是在全国杂牌军中都是最差的。战士普遍使用的都是老掉了牙的川造步枪，连清末重臣张之洞当年在湖北武昌开办的军工厂造出来的所谓“汉阳造”步枪，在川军中都是宝贝得不行，在川军中的配置还不到百分之二十。而且，这些老掉牙的川造步枪，好些还都没有配备肉搏战必需的刺刀。因为年深月久，这些川造步枪有些连来复线都没有了，准星也是歪的；有些枪栓在枪槽中是松动的，急行军时为防止枪栓滑落，得找一根细绳子来将枪栓绑上……这样的枪，上山赶赶野兔，轰轰山鸡，或许勉强可以。真的要开枪打死在山上奔跑的野兔，从树丛中飞上天去的山鸡都不行，何况是出川去打“国仗”！是去同武装到牙齿，训练有素，装备之好，武力在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日本军队作战！而大兵团作战必备的野战医院、通讯联络、重炮等等，川军更是一概没有。每个团，轻机枪多的十余挺，少则几挺，重机枪更是少得可怜，只有寥寥几门迫击炮；像山炮、野炮这些正规战必需的重武器，川军更是全然没有。

另外更为迫切的是，已经这个时节了，川军官兵还穿的都是单衣短裤。这样的装束在气候温和的四川盆地，勉强可以将就一段时间，不要说到山西，部队这样的着装，要翻越秦岭都不行。部队这样出川作战，简直就是开玩笑！然而这两个大问题，从中央军委命令中看，好像根本就不存在似的。

对于军委命令中这两个严重的缺失，邓锡侯和孙震等都反应强烈，他们再三坚持，强调上面非解决不行。不然，二十二集团军不能出川！经再三交涉请示，上面表示已请准蒋委员长，因为时间紧急，形势紧张，首批驰援山西的川军必须立刻开拔。至于川军所需军装、武器弹药等等，为节约时间，以免周折，立刻照

数点拨给二战区，让二战区军需部门代为保管，待川军一到宝鸡，立刻解决云云。至于首批川军开拔必须要的460万元经费，上面不松口，坚持说四川是天府之国，不在乎这点小钱，他们要四川方面自己解决这笔开拔费。

而这样欺负人的答复，刘甫公竟然也全部答应下来。从来没见过甫帅有这样好的脾气，这样好说话的时候，有人在背后嘀咕：“甫帅简直就是哭着、闹着去求老蒋，我们要出川去打日本！”“用我们乡下一句具有讽刺意味的话来说，这就叫‘手中端着三牲（祭祀的猪头）还怕找不着庙门’！该老蒋来求甫帅的，却是我们的甫帅去求老蒋，事情完全弄反了！”……

但是，甫公既然定了，拟定首批率军出川，火速驰援山西的邓锡侯和孙震也不好反对，况且他们本身也是积极抗战的热血军人。

现在问题在于，上面拨给川军的军服装备是否已经到位，据悉已如数进了宝鸡兵站，但是却始终得不到落实。他们数次忧心如焚地把电话打到太原二战区司令部，对方的回答总是支支吾吾的，说找阎长官，总是推托阎长官不在……本来很简单的事，现在看来很复杂。因此，他们不得不把这悬而未决的事看成第一要务！不得不放下手中要理的千头万绪，要办的多项要事，急如星火地赶去太原，找到阎锡山落实这两桩事。

这时，邓锡侯、孙震都在忧思重重地想象着他们那些身着单衣短裤的几万名官兵，翻越高寒的秦岭时的千难万险，还有无法避免的减员！那场面必是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的。

“晋公！”孙震似乎终于经受不起这样痛苦的思索和煎熬。他调过头来，看着对面将身子斜倚在长沙发上假寐的邓锡侯：“你说，上面拨给我们的这批东西，既然已经全部到位，二战区为啥总是支支吾吾的？东西又不是他们的！还有，当初二战区那些人，可是给我们答应得钉钉然的。说是保证上面拨给我们的东

西一到，部队只要到了宝鸡就照给照发，现在却是这个样子？真是怪头怪脑的！”孙震说出了他的全部担心，“山西人精得很，我听说，阎锡山更是个出名的畜家子（四川话，吝啬鬼），他们该不会扯拐吧？”好像这一切答案，水晶猴都是可以回答出来似的，这也表明了孙震在这些事上，对水晶猴的倚重。

“这个，我看难说！”不意，邓锡侯只有一句，用语打电报似的简洁。

这话本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孙震听来却是一惊，就像被枪弹打中似的。等邓锡侯说下文时，他却又不往下说了。水晶猴就是这个样子，说话总是说半句留半句，神龙见首不见尾，一点都不耿直。

“怎么个难说法呢？”孙震显得有些生气，“未必我们川军千难万险地去山西帮他们打仗，又没有叫他阎老西拿啥子东西给我们川军，只是让他阎老西到时把上面拨给我们的东西给我们，他都要打来吃起吗？”说着来了一句四川歇后语，“未必他是老鹰吃麻雀——毛都不留一根？”孙震缠着邓锡侯不依不饶，打破砂锅问到底，好像一切的谜底都被这个斜倚在长沙发上假寐的水晶猴藏着掖着似的。

“德操你想哈，这阎老西一直是山西的土皇帝，原来生怕人家进入他的地盘，连铁路都修得与外界不一样，是窄轨。现在形势危急，日本人打来了，他张惶了，这才向中央要求派兵援助。正好，我们甫帅向中央主动请缨，派兵出川抗日，军委转手就把我们二十二集团军批发给了阎老西。按常理，阎锡山是不该把我们这批东西打来吃起。但是，我们打电话去问了若干次，总是找不到他，他就像在同我们藏猫猫似的。其他人回的话，也是活摇活甩的。不然，你我何必这样天远地远的去太原找他！我总觉得这中间有些蹊跷，你说是不是？”

水晶猴绕了半天，核心就是“蹊跷”二字。

孙震见从水晶猴这里问不出个名堂，他想了想，说：“你说，尹昌衡为此专门替我们给阎锡山写了封信，这封信会不会起点作用？”

邓锡侯笑着摇了摇头。这次，他的神情是肯定的。

他们说的尹昌衡，是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的风云人物，是他杀了清廷在四川的最后一任总督，有“四川屠户”之称的赵尔丰，当四川省军政府都督时才27岁。尹昌衡在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留学时，与阎锡山是同班同学。他个子高高，相貌英武，风流倜傥，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旨在推翻清廷的秘密军事组织“铁血青年丈夫团”，深得孙中山信任。他在留日同学中很有威信，连唐继尧、李根源、孙传芳这些回国后风云一时的人物，当时都整天围着他转。他发现阎锡山是个讷于言而敏于行，乌龟有肉在肚子里的人，不仅介绍阎锡山加入了“铁血青年丈夫团”，而且以后俩人还结拜为兄弟。回国后，尹昌衡又是他们同学中最先大红大紫的人物。后来因为触犯了已经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却还想皇袍加身的袁世凯，被袁世凯诱骗至北京关进深牢大狱达四年之久。最后还是经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多方营救，才得以逃出桎梏，回到成都，成了成都五老七贤的领军人物。

孙震知道邓锡侯笑的意思，想想也是，人情张张薄如纸。今天啥都不是，在家赋闲的尹昌衡写封信去，能起什么作用，说不定，阎锡山理都不会理。于是，孙震建议，等一会到太原见了阎锡山，如果阎百川真是“不落教”，那就由他出来唱红脸，公开同他理论，邓锡侯出来唱白脸，当笑头和尚。总之，非把这批东西拿到手不行……

“没法，东西现在人家手上。只能等一会见水脱鞋，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了！”邓锡侯说时，手一拍，加强说话的语气，没有说明的意思，也蕴含其中了。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然后他们转移了话题，谈到目前已在上海正打得不可开交的淞沪会战。说到这里，俩人一下就有些振奋。因为先他们从贵州出发，去参加淞沪会战的杨森 20 军和实际上只有 26 师一个师的郭汝栋 43 军，在上海打得好极了！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大都是中央军。装备简陋至极的这两支川军刚去时，很为中央军看不起。可是两仗打下来，川军的名声就响了。与川军并肩作战的 88 师是中央军各部里的佼佼者，被日军称为“最可恨之敌”。而这个师的师长孙元良，就是孙震的侄儿，成都人。孙元良原是北京大学学生，后来看国势艰危，投笔从戎，去广州考取了黄埔军校，是黄埔一期毕业生。而且，孙元良还是由早期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北大教授李大钊介绍去的。谈到这些，孙震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孙震似乎心有所系，一边同邓锡侯谈着话，一边不时扭头看着窗外，一心希望看到出川的部队。

“晋公，你快看！”忽然，孙震一下神情振奋，站了起来，用手指着舷窗下，脸上露出惊喜，指点着说：“你看，那不是我们出川的队伍是什么？”

“真的吗？”邓锡侯霍地一下站起来，将身子凑上去，头抵在舷窗上，目光循着孙震手指的方向急切地看下去。这会儿，他是再也无法矜持了。

“在哪里，在哪里？德操，你快指给我看！”

这时，他们的专机已经飞越秦岭，飞行在八百里渭河平原上。

“你看——”

邓锡侯随着孙震手指的方位看去。

专机驾驶员似乎心有灵犀，知道他们的心情，这会儿有意降低了飞行高度。从空中看下去，几万名出川将士着装和装备的简陋，现在是一点都看不到了，可以看到的是一派威风，是雄伟的



进军。在相对绿色的原野底色上，排成好几路纵队前进的部队整体上看，就像黄河的排排涌浪，不可阻遏地奔向前方。而那些随风飘扬，猎猎招展的军旗，特别是几万名川军将士背在背上的大刀，刀把上飘扬的束束红缨，连结起来，在北地纯净而又明亮的太阳映照下，与军旗交相辉映，像是一簇簇燃烧的火焰，真是壮观极了。

“嗨，我们川军好威风啊！”邓锡侯的话中充满了骄傲和欣喜，“我看清楚了，不错，是我们的川军！”

他们俩就这样贴在舷窗前，兴奋地指点着出现在飞机下，行进在八百里渭河平原上的自己的部队，议论着，热血沸腾，先前的沮丧，忧虑，以及邓锡侯的矜持，这会儿都一扫而光了。可就在这时，随着一股气流涌来，飞机忽然升高。气流过去，再要看时，只见舷窗外蓝天高远，机翼下朵朵白云，像是翻滚的银棉，地面上的景物，再也看不到了。

当邓锡侯，孙震乘坐的专机，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降落在太原机场时，已是暮色苍茫了。

飞机刚刚停稳，精干瘦小的李少昆出现在邓、孙的前舱。

“两位司令，请下飞机吧！阎长官派来的人，已经在下边等了。”李少昆说一口浓郁的川北话，说时，带一个弁兵进来，为邓、孙两人收拾起茶杯等小零碎东西。

李少昆是孙震的少校贴身副官。他虽是一个副官，但在整个川军中都很有名。他原是孙震手下主力师，122师师长王铭章的副官，1932年在成都发生的那场相当惨烈的省门之战中，双方争夺的要点是皇城背后的煤山，那是成都的制高点。王铭章的122师是29军的主力部队，王铭章捷脚先登，派出一个营，先行将煤山占领。迟了一步的刘文辉急了，为鼓励部下去夺取煤山，不惜悬以重赏，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战。

大战前夕的那天下午，事必躬亲的王铭章上到煤山，检查部